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篇 艺术鉴赏

● 李士德 王庠滋 著



07.427

● 吉林大学出版社

143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名篇艺术鉴赏

李士德 王庠滋 著

责任编辑 阮碧纯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解放大路85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1989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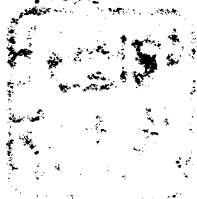
印张: 4.625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00千字

印数: 1—3 000册

ISBN 7—5601—0337—5/I·24 定价: 1.85元



目 录

熔描写、抒情和议论为一炉·····	(1)
——鲁迅小说《故乡》艺术鉴赏	
爱的复归·····	(9)
——冰心小说《超人》读后	
长夜徘徊醉春风·····	(16)
——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赏析	
个性解放意识的直觉真实写照·····	(23)
——读郭沫若小说《叶罗提之墓》	
朴实细腻写神韵·····	(29)
——谈叶圣陶小说《潘先生在难中》	
异国雪夜话凄凉·····	(37)
——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赏析	
莎菲女士心理透视·····	(42)
——读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	
血泪的控诉·····	(49)
——钱杏邨小说《义冢》浅析	
革命女囚的内心独白·····	(56)
——读阳翰笙小说《女囚》	
清水芙蓉乡土情·····	(62)
——沈从文小说《萧萧》赏析	

可怜天下慈母心..... (70)

——读凌叔华小说《杨妈》

多侧面·变角度·深层次..... (77)

——茅盾小说《林家铺子》艺术鉴赏

对朦胧美的朦胧追求..... (85)

——施蛰存小说《梅雨之夕》读后

没落者的心态..... (92)

——巴金小说《将军》赏析

《春桃》的艺术特色..... (98)

寓悲于欢，倍增其哀..... (105)

——萧乾小说《篱下》赏析

被暗夜吞没了的月牙儿..... (112)

——读老舍小说《月牙儿》

异常·烘托·深层化..... (121)

——草明小说《陈念慈》赏析

美的颂歌..... (128)

——孙犁小说《荷花淀》读后

变革中的农村风情画..... (137)

——赵树理小说《田寡妇看瓜》赏析

后 记..... (142)

熔描写、抒情和议论为一炉

——鲁迅小说《故乡》艺术鉴赏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又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省绍兴市人。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等，散文集《野草》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译著《死魂灵》、《毁灭》等，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等。

鲁迅的小说不仅思想内容厚重，而且艺术形式独创，几乎每一篇都有新的探索。《故乡》熔描写、抒情和议论为一炉，以数千字的简短篇幅，成功地塑造了闰土、杨二嫂和“我”三个人物，深刻揭示了五四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乡镇经济凋蔽，民众生活困苦，精神麻木，萌生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苦闷探索的历史真实，至今仍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美感的满足。

小说对闰土和杨二嫂两个人物的塑造主要依靠对比的肖像、言行描写来完成的。

对比，首先是纵向的。先看肖像。童年时闰土有着“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三十年后的闰土“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

树皮了。”两幅肖像活画出旧中国达官贵人的文治武功，竟使农民的生活困苦到如此地步，叫人怎不感到悲哀和愤慨！

再看言行。童年闰土和“我”毫不见外，“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彼此兄弟相称，谈雪后捕鸟，谈海滨看瓜，谈潮汛的跳鱼，相濡以沫，亲密无间。现在相见他“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而且执意称“我”为“老爷”，认为这是“懂事”和有“规矩”的表现。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念已经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消尽了他童年时自然萌发的平等意识，这是何等巨大的人生悲哀。

其次是横向的对比。中年闰土出场后与“我”和“母亲”相见和谈吐，即使与初次相见的水生相比，也显得过分拘泥、萎缩、木讷。水生是闰土的第五个孩子，随他第一次登“我”家的门，有些生疏，但“我”八岁的侄儿宏儿一召唤，他就“松松爽爽”一路出去了。而闰土却不同，母亲让他坐下，他却“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迟疑”之举真实地表现了闰土内心深重的等级观念对他的约束，他实在有些不敢冒冒失失与“老太太”和所谓“老爷”的“我”平起平坐。好在多年的交情和母亲及“我”的诚意，终于克制了这种疑虑，他还是默默地坐下了。接着小说一再强调“他只是摇头”，沉默地吸烟，话语很少，而且断断续续，结结巴巴。按说，几十年的苦难际遇，今逢知心故旧，理应尽情倾诉。可他却吞吞吐吐，所言无几，多以摇头、叹息和沉默吸烟等代替之。这说明他受的压迫、剥削实在太严酷、太沉重了，如牛马一般，只有听命效力的义务，没有抗争的权利，简直连说话的能力都快要丧失了。这又是怎样的悲剧呵！

然而，更可悲的是，他对于苦难的根源毫无所知，只晓

得祈求神明。让他拣选物件总忘不了要“香炉和烛台”，其封建子民的麻木相可见一斑。

不过，闰土毕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他的摇头、沉默、叹息和片言只语，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愤怒。只是由于阶级意识朦胧，这种反抗意识被严重压抑和克制在潜意识当中而已。

同杨二嫂相比，闰土不贪图日用品，除了择取几件常用家俱和祭器外，他侧重拣选了生产和交换所急需的“草灰”和“抬秤”，表明闰土在苦难的逆境中并未丧失顽强求生的欲望，他一刻也未停止企图靠自家的辛勤劳动和苦心经营，去改变困境的执意追求。这种不畏艰险，苦巴苦曳，坚韧不拔，勤奋挺立的精神，正是中国农民最可宝贵的传统性格。

同表现质朴坚韧和愚昧迷信的农民形象闰土的性格色调相协调的含蓄的慢节奏的描写相比，对刁泼刻薄、利欲熏心的小市民形象杨二嫂的肖像、言行描写，则是外露的快节奏的。请听：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真是，人未见声先闻。高声大噪，嘻皮笑脸，毫无节制，出言粗俗，完全是一种女泼皮腔调。“我”反映“愕然”。她见戏谑之语无效，便进一步挖苦道：“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出言更加尖刻、卑俗，对“我”的淡忘、冷漠，愈加愤愤，终于反唇相讥：“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三句话就把杨二嫂的风骚、卑俗和刁泼的个性勾出来了。

肖像描写更为性格化：

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单说“两手搭在髀间，张着两脚”则其放荡，风骚劲儿便十足了。加上纵向对比：“我”忆起儿时斜对门的“豆腐西施”，终日坐在店前，“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更未见“圆规式的姿势”，说明几十年出卖色相的生活，虽使豆腐店兴隆一时，如今年迈色衰，以老卖老，寸利必争，晚景也很不景气。杨二嫂留恋过去的“荣华”，人虽老了，可几十年皮肉生意培植起来的见利颜开的占有欲却更加强烈。昔日风华正茂，逢场作戏，以姿色作为掠取钱财的资本。现在人老珠黄，常常借个由头，便想凭空勒索别人的财物，显出商女所特有的老辣和狡诈。你看她一旦发现“我”忆起当年“杨二嫂”时的“惶恐”，马上乘虚而入，套近乎，装亲切，一面阿谀奉承，一面直接了当地提出“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遭到拒绝之后，顿时变脸，一边冷言中伤对方，一边在向外走时“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她的无赖脸谱终于暴露无遗了。

两幅肖像，几句对话，一个顺手牵羊的动作，则这位卑俗、刁钻的小市民形象便呼之欲出了。充分显示出作者描写技巧的高超，也反映出作者对此类伶牙俐齿，占尖取巧的小市民洞察至透，了解至深，厚积薄发，才有此生动入微、刻骨尽相之成功。杨二嫂这个人物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近代史上，随着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我国城镇经济畸形发展的现实，其结果是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使更

多破产的下层良家子女沦为城市中的商女、娼妓、苦力和流氓无产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大嫂这个艺术形象，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目前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本篇中的“我”即为鲁迅本人。说鲁迅根据1919年12月4日至24日回绍兴故居迁家北京的真事写成。不错，鲁迅日记确实载有此事。但细枝末节也有出入，作为小说的构思，那是完全正常的。所以，我们认为本篇中的“我”虽有鲁迅的影子，但作为虚构的小说，还是视为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较为恰当。表面看，小说直接写“我”的地方不多，可细捉摸起来，全篇其他人物都在“我”的视角中出现，别人的肖像、言谈、动作、心态，都是“我”的耳闻目睹，心理感受，惟有“我”才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所以，有人称“我”是小说的主人公，也不是不可以的。对“我”的表现与对闰土、杨二嫂的表现不同在于：对后二者主要用客观对比的肖像、对话和行动描写去实现，对前者则基本采取主观取影式的抒情、议论和心理描写去实现。

比如，在描述童年闰土雪地捕鸟、瓜田猎獾的情景，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少年农民在广阔天地里大胆自由的劳动生活的向往，含蓄地描写文字，尚不尽兴，竟在描述之后直抒内心感受道：“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又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种发自内心的联想、抒情和议论，反映出经常接触农民子弟的“我”，已自然而然地萌发出向往自由，

向往大自然的开放意识，对于脱离实际，束缚视野的封建教育，已颇有微词和不满。这正是成年后的“我”接受西方人道主义等新思潮而成为封建阶级的叛逆者的契机。

至于目睹当年勇敢、活泼、健壮、机灵的闰土被黑暗社会挤压成一个面黄饥瘦、沉默寡言、精神萎缩的木头人，

“我”的悲愤、控诉之情也是溢于言表的。小说道：“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特别是重逢后的闰土经过一番踌躇居然称“我”为“老爷”时，在“我”的内心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和伤痛。小说直抒道：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无言的悲哀是更大的悲哀。是什么使情同手足的闰土终于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敬而远之地称“我”为“老爷”呢？是严酷的封建伦常统治，是无情的社会压榨。接下去，在“我”对闰土不幸际遇和处境，尤其在他摇头叹息：“非常难。……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的一段倾诉中，透露了“我”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对黑暗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此情此景的“我”，显然是一位具有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种借助写别人言行、肖像，以抒发主观感受的取影写法，也表现在对杨二嫂形象的描绘中。

例如，当“我”忘记了孩提时杨二嫂开豆腐店用色相招徕顾客的“光荣”历史，一时冷淡了她。小说中也有一段关于“我”的心理描写：“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

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这一段富有杂文风格的议论，颇具特色地写出“我”对杨二嫂辛苦恣睢的市民哲学的厌恶。

当然，对“我”的心灵刻画不只通过取影描写，有时也借助夹叙夹议和直抒胸臆的笔法。

请看开篇一段景色描绘：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一幅凄凉凋蔽的南国乡镇风情画，立即浮现在眼前。“深冬”、“阴晦”、“冷风”、“呜呜”、“苍黄”、“横着”、“荒村”。这颜色，这声响，这气氛，何等恰切真实地披露出阔别二十余年，跋涉二千余里，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时的悲凉之感。这悲凉有个人心理上的因素。小说交待说：“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是为了变卖老屋搬到“谋食的异地去”。俗语说：“穷搬家，富挪坟。”变卖祖业，远离故土，心中总不大好受。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悲凉也有社会素因。那就是当“我”目睹故乡荒凉萧条的残败景象，联想到列强入侵，国事日非，虎狼当道，人民涂炭，怎不令人感慨万千，悲愤异常？而此段借景抒情，恰恰是对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潜意识的复杂心绪的生动写照。

结尾借乘船上路，发出有关“路”的那段有名的令人猛醒的议论，更把“我”对前进道路的执著追求，同与闰土等

消除隔膜，永远保持“一气”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联系起来；同憧憬自由、豪爽的农村劳动生涯的美妙幻想联系起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罢全篇掩卷深思，谁能不为“我”同情民众疾苦，愤世嫉俗，孜孜以求，探索新路的不屈精神所撼动！

“我”无疑是一位追求理想的新社会的坚强的战士。然而，这“战士”并非一味执着奋斗，他也有背井离乡的伤感，有因理想“茫远”朦胧油然而生的怅惘，有常人的喜怒哀乐。这大约就是本篇中“我”的形象份外真实动人的奥妙所在。

总之，本篇既有鲁迅小说工于白描几笔便画出一个活的灵魂的特色，又有鲁迅散文长于开掘江南水乡风情意蕴的特点，还有鲁迅善于借助貌似平凡的人和事，夹叙夹议，联想丰富，议理鞭辟的杂文风格。因为集小说、散文和杂文之长于一体，所以，小说《故乡》里人物之生动典型，感情之真挚动人，思想之深刻厚重，意境之和谐优美，在鲁迅的小说中，在整个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爱的复旧

——冰心小说《超人》读后

冰心（1900— ）原名谢婉莹，福建省长乐县人，生于福州。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等。

1921年4月，《超人》在《小说月报》一发表，立即以它立意的现实性，人物的精微性和语言的抒情性引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注目，而轰动文坛，成为冰心前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

小说的故事挺简单：性格孤僻的何彬，是某局的一位年轻的职员。他认为人生好比演戏，爱和怜悯都是恶德，一切都无所谓，“随他去就完了”，所以，他对人对事都冷若冰霜。可公寓厨房里跑街的童工禄儿摔伤了腿，夜夜呻吟，使他失眠、焦躁、遐想，终于勾起他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慈母，繁星，庭花，从而唤起了他的恻隐之心，拿钱让禄儿诊治。事后，他似乎忘记了此事，对程姥姥领禄儿来致谢表示冷默。可调动工作临行时，禄儿偷偷送来一篮自植的花，并留言请他看在彼此母爱的情分上收下此物，感动得何彬热泪盈眶，于是，他留下一篇痛改超人哲学，弘扬博爱精神的信，完成了一曲“爱的复归”的颂歌。

从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的构思来看，本篇否定虚无主义，

否定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而肯定人与人要相亲相爱的人道主义意向非常明显。这样的倾向性在五四时期很有现实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然而招牌换记，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形态并未真正革除，世态腐败，民生凋蔽，思想混乱，愈演愈烈。梁启超有一段话概括得好：“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①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青年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他们中有少数真正的猛士，仍不屈不挠地坚持彻底革命的立场，如“狂人”、“夏瑜”及其同情者和追随者；也有意志消沉以精神和肉体的自戕相对抗的，如郁达夫小说中的“沉沦者”；有消极悲观，得过且过，甘当凡夫俗子，如吕纬甫之辈；还有窥破红尘，放弃真理的追求，索性投入反动营垒，醉生梦死，自我否定，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本篇未明确交代何彬的职位，似乎还不是官据显要，谈不上背叛初衷投入敌垒混迹，但起码是饱经世态炎凉和官场腐败的机关职员，其地位和精神状态似乎介于吕纬甫和魏连殳之间，他的思想情绪颇能代表当时一些失意苦闷的知识青年。由于反映了当时某些青年的苦闷忧戚的时代心理，而且提出了解决的“药方”，势必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当然，冰心在本篇开出的这张“人类之爱”的药方，在那个尔虞我诈，人吃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是不灵的。因

^①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之33第80页。

为人类之爱，虽然从进化论和人类学的角度讲，它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和进步的起码原动力，如果连这一点自身的凝聚力都没有，即使是凶猛超群的野兽都无法存在，何况本能素质极差靠社会化方能生存的人类？但是，由于阶级和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阶级利益的对立，在一定社会阶段一定情况下往往超越和左右着人类之爱，使它打上了阶级差异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说，不适当地宣扬人类之爱，会掩盖生活的真象，不利于动员群众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推动历史的前进。但从反封建和人类总体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倡导人道主义的人类之爱，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不能否定。冰心长于官宦人家，生活优裕，虽耳闻目睹旧中国一些黑暗现状，但终究历世不深，对阶级斗争的冷酷无情体察尚浅，加上受西方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潮影响，以及艺术修养上的诸多因素，所以，她当时还写不出象鲁迅先生写出的那些具有彻底民主主义批判精神的杰作。然而，她毕竟是尽自己的主观所能，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丝不苟地创作着“问题小说”，力求有益于社会。

冰心是五四以来政治倾向性最淡薄的作家之一。可是，她的为人生而创作的初衷始终不渝。她的文章都是有感有为而作，决不无病呻吟，玩弄文学。她的文章影响深广，除精雕细刻，富有美学情趣之外，有为而作，具有浓郁的哲理意蕴，恐怕也是不容易忽视的一个因素。

人物描写的精微性是本篇的又一特点。

所谓精微性，首先是指作者善于洞察人物超凡的性格特征，并作出准确精到的概括，几笔即画出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小说开篇道：“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冷”字一锤定音，十分形

象、准确而富有质感地突出了青年何彬超人的性格特点。仅仅停留在这一点还不够，作者的高明处在于，她借助于入微的观察，提炼出一系列真切的生活细节，具体、生动有效地强化了这一“冷”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诸如：他根本不理睬公寓中的同居者，“不和人家在—间食堂里吃饭”，根本不与外界交往，“永远得不着一封信”，甚至连一根草，一朵花也不爱，屋里“冷阴阴的如同山洞—般”。

何彬冷默的性格表象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虽有变化，但基本上贯穿始终。他出钱医好了禄儿的伤，人家几次来叩谢他，他“好象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直至最后，禄儿送他一篮花，并附上一篇热情洋溢的信，虽使他激动不已，可外象特征仍较为冷默：“帽儿戴得很低，……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提着一篮的花儿，遂从此上车走了。”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不是说人的性格—成不变，而是说变化也有个来龙去脉，发展依据。本篇主人公何彬的性格以“冷默”贯之，寓变化于细微之中，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富有整体感和真实感。

本篇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它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何彬“冷”的性格，而且表现在它艺术地展现了这种冷的性格的由来。何彬回答程姥姥的唠叨时有如下几句话：

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场也是这么—回事，笑—场也是这么—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一个20几岁的知识青年，竟有此洞破红尘、玩世不恭的成见，实在是折光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黑暗腐败现象的严重，反映了一代青年生不逢时，历尽坎坷而必然滋生虚无情绪的现状。在为生计和理想而挣扎和奋斗的崎岖过程中，西方的各种思潮，特别是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都可能在知识青年的心中引起共鸣。这就是何彬“冷”的性格形成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冰心抓住这几句典型的语言，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何彬性格的成因，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提高了它的美学品格。在如此简短的篇幅中，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精微性还指作者长于开掘人物的深层意识，以丰富人物的性格内涵。

应当说，小说对主人公何彬冷的性格特征的描述是相当成功的。可是，如果作者一味渲染其“冷”，也难免失之单调和浅薄。冰心没有那样做，而是在突出其“冷”的外象的同时，又注意挖掘何彬外冷内热，内心深处蕴藏着深厚的人类之爱的强烈感情。

小说在第一段里描述了何彬冷的性格，第二段即出现深夜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声，这声音断断续续，痛苦难忍，搅得何彬彻夜难眠，勾起了他对充满生机和爱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复苏了他爱生活爱亲人的感情，唤起了他对因伤痛而呻吟的禄儿的同情，于是，他慨然拿出“一张钞票”，让禄儿请大夫诊治。说明严酷的现实虽然使何彬变得冷漠无情，然而，却无法完全泯灭积淀于他内心深处种种人类之爱的感情。他本人不承认这一点，认为他为禄儿拿医药费“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应该说有这样的因素，可是也有同情、怜悯的因素，不然，仅仅为了排除禄儿的呻吟声，以他